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四九八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 著

後漢通俗演義

附三國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一冊

(五)

序

兩漢的歷史，我們不能不數史記和漢書了。史記與漢書不獨是漢代史事的記載，而且爲史書的圭臬。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馬班，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義數十家，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這兩部前漢和後漢的歷史通俗演義，正爲着一般不能了解史記漢書的人寫的。但讀了演義以後，再去讀史記漢書，我們才知道演義並不是白寫的。的稿可以輔史而行。於此我們於史漢，應有相當的認識。皇甫湜說：「古史編年，至漢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爲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編年紀事，束於次第，牽於混并，舉其大綱，而簡於敘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爲著錄，以備書之語言，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外，則有尚書力傳之外，又爲國語。可復自左史於右，合外傳於內哉？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於是革舊典，開新程，爲紀爲傳，爲表爲志，首尾具敘述，表裏相發明，庶爲得中。將以垂不朽，自漢迄今，代已更八，年幾歷千，其間賢人擎肩，史風維踵，惟古今之得失，論述作之利病，各耀聞見，競誇才能，莫能致其規模，殊其體統，傳而相授，奉以遵行，而編年之史遂廢，蓋有以也。」一「看持正這一番議論，可知子長之不可及，也是記傳體裁樹立的理由，因爲只有「記傳」體例錯綜包羅宏富，不像編年那樣的單純呢。

史漢既如此重要，遂成專門的學問了。這種專門學者，幾於指不勝屈，著名者，如褚少孫，楊惲，馮商，楊終，馬續，班昭，張裔，戴邈，蔡謨，劉殷之二子，裴駟，崔慰祖，韋稜，臧嚴，陸雲，公劉顯，陸倕，章載，姚察，楊汗，蕭該，包愷，李密，劉臻，姚思廉，姚班，王琳，鄒士美，陸士季，顏師古，顏遊秦，敬播，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李德裕，李元植，高子貢，王洙，劉敞，劉奉世，余靖，陳繹，婁機，蕭貢。原來講究這史漢之學的，魏晉已經很盛，到了唐代已是極盛了。我們再把宋元以前

的注家，略舉一些，便可知治史漢兩書的人是如何的努力了。以史記說：裴顯有史記集解八十卷。徐廣有史記音義十二卷。鄒誕生有史記音三卷。劉伯莊有史記音義二十卷。王元威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徐堅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李鎮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義林二十卷。陳伯宜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韓琬有續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貞有史記索隱三十卷。張守節有史記正義三十卷。裴安時有史記纂訓二十卷。許子儒有注史記一百三十卷。又史記音三卷。姚寬有史記集解卷數不詳。趙瞻有史記抵牾、悟論、卷數不詳。蕭常有史記注一百卷。張洪有史記要記，卷數不詳。漢書的部分，應劭有漢書集解二百十五卷，又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服虔有漢書音訓一卷。韋昭有漢書音義七卷。孟康有漢書音義九卷。晉灼有漢書集注十四卷，又音義十七卷。崔浩有漢書音義二卷。孔文祥有漢書音義二卷。劉嗣有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夏侯泳有漢書音二卷。劉顯有漢書注二卷。劉孝標有漢書注一百四十卷。梁元帝有漢書注一百十五卷。蕭該有漢書音義十二卷。包愷有漢書音十二卷。項岱有漢書序傳八卷。劉寶有漢書駁議二卷。陸澄有漢書新注一卷。章稜有漢書續訓三卷。姚察有漢書訓纂三十卷，又集解一卷，又定漢書疑二卷。顏遊秦有漢書決疑十二卷。僧務靜有漢書正義三十卷。李喜有漢書辨惑三十卷，又漢書正名氏義十卷。漢書英華八卷。姚挺有漢書紹訓四十卷。唐高宗郝處俊等有御銓定漢書八十七卷。顧引有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顏師古有漢書注一百二十卷。劉伯莊有漢書音義二十卷。敬播有漢書注四十卷，又漢書音義十二卷。元懷景有漢書議苑，卷數不詳。沈遵有漢書問答五卷。李善有漢書辨惑二十卷。趙抃有新校前漢書一百卷。余靖有漢書刊誤三十卷。張泌有漢書刊誤一卷。劉敞、劉放、劉奉世，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劉攽有漢書刊誤四卷。富弼有前漢書綱目一卷。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二卷。佚名氏有西漢刊誤一卷。這一般很簡單的兩漢史書的目錄，已經如此之多，雖然書不盡存，但於此可知演義作者的手腕是如何能駁繁入簡的了。讀此演義之後，更自探索，定有許多見解足繼前人的。

自序

客歲編前漢演義，就二百一十年間之事迹，撮要演述，而於女寵外戚之禍，獨詳載無遺，舉前轍所以戒後車也。乃者廣續漢事，復及東京，竝暨西蜀，而竊按東京歷數與西京略同，而亡國之厲階，則亦肇自女寵，成於外戚。或者謂後漢之亡，宦寺方鎮實尸之，於女寵外戚似無與焉。豈知木朽則蟲生，牆罅則蟻入，不有女寵外戚之播弄於先，何有宦寺方鎮之交訐於後？四星耀斗，百桷摧棟，陽弱陰強，劉輕曹重，其所由來者漸矣。繇辨之不早，辨也昔范蔚宗作後漢書，於后妃列傳中，一則曰權歸女主，再則曰委事父兄，三則曰終於凌夷，大運淪神寶亡，蓋嗟歎之不足，故長言之。他如外戚黨錮中傳中，且連類並書，又復特翔新例，作宦者傳，冠其文曰：「鄧后以女主臨政，帷幪稱制，下令不出閨閣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又曰：「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夫鄧后女寵也，梁冀外戚也，曹騰宦寺也，魏武方鎮也，窮原盡委，舉一例百，不已昭然揭槩歟！洎乎昭烈偏安，聊延一綫，而其後復爲一黃皓所誤，則宦官之流毒使然，諸葛公所痛恨於靈桓者，不意於後主時又見之，良可慨已！惟史冊浩繁，誰遑卒閱？至若編年紀事，各書不一而足，閱者更未免有汪洋之歎，反不若近代之通行東漢演義暨三國志演義，則膾炙人口，俗之歡迎也。夫東漢之敘事脫略，且多臆造，應爲有識者所鄙夷。若羅氏所著之三國志演義，則膾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評定，而價值益增，然與陳壽三國志相勘證，則粉飾者十居五六，壽雖晉臣，於蜀魏事不無曲筆，但謂其穿鑿失真，則必無此弊。羅氏第巧爲烘染，悅人耳目，而不知以僞亂真，愈傳愈訛，且譁人亦不少也。本編續前漢演義之體例，始於新莽之篡漢，終於司馬氏之代魏，中歷東漢蜀漢之二百數十年，事必紀實，語不求深，合正裨爲一貫，俾雅俗之相宜，而於興亡之大關鍵，如女寵如外戚釀而爲闢禍，迫而爲兵爭，尤三致

意焉。先民有言，「文不苟作」，鄙人固無當斯言，特以視附會荒唐，無關世道者，則相去殆有間歟！海內君子，幸鑒正之。中華民國十五年秋節古越蔡東帆敘。

後漢世系圖 凡十二主共一百九十六年

●光武帝劉秀在位三十三年 ●明帝莊在位十八年 ●章帝恆在位三十三年

④和帝肇在位七年 ●殤帝隆在位一年

清河王慶 ●安帝祐在位十九年 ●順帝保在位九年 ●冲帝炳在位一年

千乘王伉 樂安王寵 渤海王鴻 ●質帝纘在位一年

河間王開 蠡吾侯翼 ●桓帝志在位十一年

解瀆亭侯淑 解瀆亭侯萇 ●靈帝宏在位十二年

●少帝辯被廢 ●獻帝協在位十一年

三國世系圖

蜀漢 凡二主共四十四年

●昭烈帝劉備在位三年 後主禪在位十年

魏 凡五主共四十六年

●文帝曹丕在位七年 ●明帝叡在位三年 ●廢帝齊王芳在位五年

燕王宇

東海王霖 | ●廢帝高貴鄉公髦在位六年

●元帝奐在位五年

吳 凡四世共五十二年

南陽王和 | ●烏程侯皓在位六年

●大帝孫權在位十四年

●廢帝會稽王亮在位六年

●景帝休在位六年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賣餅兒 驚連坐投落校書閣

有漢一代，史家分作兩概，號爲前後漢，亦稱東西漢，這因爲漢朝四百年來，中經王莽篡國，居然僭位一十八年，所以王莽以前，叫作前漢，王莽以後，叫作後漢，且前漢建都陝西，故亦云西漢，後漢建都洛陽，洛陽在關陝東面，故亦云東漢。前漢演義由小子編成百回，自秦始皇起頭，至王莽篡國爲止，早已出版，想看官當可閱畢。此編從前漢演義接入，始自王莽，結局三國。會記陳壽三國志，謂後漢至獻帝而亡，當推曹魏爲正統。司馬溫公沿襲壽說，也將正統予魏，獨朱子綱目，黜魏尊蜀，仍使劉先主接入漢統，後人多推爲正論。咳！正統不正統，也沒有甚麼一定系統，敗爲寇，成爲王，古今來大概皆然，何庸聚訟？一部廿四史從何說，便是此意。不過劉先主爲漢景帝後裔，班班可考，雖與魏吳分足鼎峙，地方最小，只是就漢論漢，究竟是一脈相傳，必欲拘拘然辨別正統，與其尊魏，毋寧尊蜀。羅貫中嘗輯三國演義，名仍三國，實尊蜀漢，此書風行海內，幾乎家喻戶曉，大有掩蓋陳壽三國志的勢力。若論他內容事迹，半涉子虛，一般社會，能有幾個讀過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誤把羅氏三國演義，當做三國志，相看是何魔力，聳人耳目。小子不敢訾議前人，但既編後漢演義，應該將三國附入在內。前漢演義附秦朝，後漢演義附三國，首尾相對，却也是個無獨有偶的規格。可謂墨墨獨造。惟小子所編歷史演義，恰是取材正史，未嘗臆造附會，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當，看官幸勿謂我迂拘呢。

若要論及後漢的興亡，比前漢還要複雜。王莽篡國，禍由元后，外戚爲害，一至於此。光武中興，懲前愆後，親攬大權，力防外戚預政。明帝猶有父風，國勢稱盛。章帝繼之，初政可觀，史家比諸前漢文景，不意後來寵任后族，復蹈前轍。和帝以降，國事日非，外立五帝，安帝、靈帝、質帝、桓帝、繼帝。臨朝六后，章帝后賈氏，和帝后鄧氏，安帝后閔氏，順帝后梁氏，桓帝后

氏靈帝后何氏。婦人無識，貪攬國權，定策帷帟，委政父兄，嗣主積不能容，勢且孤立，反因是倒行逆施，委心閹豎。於是宦官迭起，與外戚爭持國柄，外戚驕橫不愼，動輒爲宦官所制，輾轉消長，宦官勢焰薰天，橫行無忌，比外戚爲尤甚。正人君子，被戮殆盡，天變起，人怨集，盜賊擾四方，不得已簡選重臣，出爲州牧，內輕外重，尾大不掉，勢孤力弱的外戚，欲借外力爲助，入清君側，結果是外戚宦官，同歸於盡，國家大權，歸入州牧掌握。一州牧起，羣州牧交逼而來，又釀成一番州牧紛爭的局面，或勝或敗，弱肉強食，董卓曹操，先後逞兇，天子且不知命在何時，還有甚麼漢家命令？當時中原一帶，盡被曹氏併吞，惟東南有吳，西南有蜀，力保偏壤，相持有年，曹丕篡漢，僅存益州一脈，不絕如縷，又復出了一個庸弱無能的獸阿斗，終落得面縛出降，赤精衰歇，都隨鼎去，豈不可悲，豈不可歎？低乎言之總計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專政的時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權的時代，自桓帝至獻帝，是宦官橫行的時代，若獻帝一朝，變端百出，初爲亂黨交誼時代，繼爲方鎮紛爭時代，終爲三國角逐時代，追溯禍胎，實啓宮闈。母后無權，外戚宦官，何得專橫？外戚宦官無權，亂黨方鎮，何得騷擾？古人有言：『哲夫成城，哲婦傾城。』這是至理名言，萬世不易呢。卽如近數十年間之亂事，亦皆自清慈禮后一人，可謂古今同慨。

大綱旣布，須敘正文。且說王莽毒死漢平帝，又廢孺子嬰，把一座漢室江山，平白地佔據了去，自稱新朝，號爲始建國元年，佯與孺子嬰泣別，封他爲定安公，改大鴻臚府爲定安公第，設吏監守。所有乳母傭媼，不得與孺子嬰通語，一經乳食，便把他錮置壁中，尊孝元皇后爲新室父母，命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一是姑母，一是女兒，所以仍得留居深宮。當下封拜功臣，先就金匱策書，按名授爵。這金匱是梓潼人哀章，私造出來，持至高廟，欺弄王莽。見前漢演義末回。王莽視爲受命的符瑞，就借此物欺弄吏民，計金匱中所列新朝輔佐，共十一人，首列王舜，平晏，劉歆，哀章，莽，號爲四輔，令舜爲太師，安新公，晏爲太傅，就新公，歆爲國師，嘉新公，章爲國將，美新公，四輔以後，就是甄邯，王尋，王邑，莽又號爲三公，令邯爲大司馬，承新公，尋爲大司徒，章新公，邑爲大司空，隆新公。尚有四人號爲四將，甄豐

爲更始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興爲衛將軍，王盛爲前將軍。這一道新朝詔旨頒將出來，哀帝是喜得如願，買得一套朝衣朝冠，昂然詣闕，三跪九叩，謝恩就封。餘如王舜、平晏、劉歆、甄邯、王尋、王邑、甄豐、孫建等七人，本是王莽爪牙，即日奉命受職。只有王興、王盛兩姓名，乃是哀章隨筆捏造，當然無人承認，好幾日沒有影響。哀章不敢直陳，祇是背地竊笑。偏王莽遣人四訪，無論貧富貴賤，但教與金匱中姓氏相符，便命詣闕授官。事有湊巧，訪着一個城門令史，叫做王興，還有一個賣餅兒，叫做王盛，當即召他入朝，賜給衣冠，拜爲將軍。這兩人憑空貴顯，還道身入夢境，仔細審視，確是無訛，無端富貴逼人來，也樂得拜爵登朝，享受榮華。天落饅頭狗造化。

莽又因漢家制度，未免狹小，特欲格外鋪張，自稱爲黃帝虞舜後裔，尊黃帝爲初祖，虞舜爲始祖，凡姚姁、陳田、王五姓，皆爲同宗，追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爲田敬王，齊王建、孫濟、北王安，爲濟北懿王。其實齊王安、本姓田氏，齊亡後尚沿稱王家，以爲姓。莽藉端附會，故由齊追及虞舜，由虞舜追及黃帝。硬要夸張。立祖廟五所，親廟四所，稱漢高祖廟爲文祖廟，凡惠景以下諸園寢，仍令薦祀。惟漢室諸侯王三十二人，貶爵爲公，列侯一百八十一人，貶爵爲子，所有剛卯金刀的舊例，不得再行。向來漢朝吏民，於每年正月卯日，製符爲佩，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木，懸以革帶，一面有文字，鑄着云：「正月剛卯」，一謂可避一年疫氣。金刀乃是錢名，形如小刀，通行民間，莽以劉字左偏，有卯有金，右偏从刀，故將剛卯金刀，一律禁止，另鑄小錢通用，徑只六分，重約一銖。又欲仿行井田遺制，稱天下田曰王田，人民不得私相買賣。如一家不滿八口，田過一井，應將餘田分給九族鄉黨，且不准私鬻奴婢，違令重罰，投禦魘魅。後從國師劉歆奏議，遵照周制，立五均司市泉府等官。此外所有官職，多半改名，大約是不古不今的稱號，胡弄一番，換名不換人，有何益處？後世亦多蹈此轍。惟俸祿尚未酌定，往往有官無俸。後來又欲踵行封建，封了好幾千諸侯，但用菁茅及四色土，作爲班賞，並沒有指定采邑，但給月錢數千，使居都中。看官試想，這種制度，果可行不可行呢？

正在專事紛更的時候，忽由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進攻卽墨，莽方擬遣將往禦，那卽墨已傳來捷報，劉快已經敗死了。原來快係漢膠東恭王授次子，恭王授係景帝五世孫。有兄名殷，嗣爵膠東王，莽降殷爲扶崇公，殷未敢叛，莽獨快却志在討逆，糾衆數千人，從徐鄉趨卽墨城，意欲踞城西向，偏卽墨城中的吏民閉城拒守，快衆多係烏合，不能久持，漸漸潰散。守吏趁勢殺出，把快擊走，快竟竄死長廣間。殷聞弟快起兵，惶恐得很，緊闔城門，自繫獄中，一面上書謝罪。莽既得捷報，只命快妻子連坐，赦殷勿問。越年爲始建國二年，莽恐劉氏餘波，仆而復起，索性將漢室諸侯王一體削奪，廢爲庶人。只有前魯王劉閔，中山王劉成都，廣陽王劉嘉，會頌莽功德，侈陳符命，故仍得受封列侯。無恥之徒，嗣復由立國將軍孫建等，奏言：「漢氏宗廟，不當復在長安，應與漢室一同罷廢。」莽欣然許可，惟言國師劉歆等三十二人，夙知天命，夾輔新朝，可存宗祀，歆女爲皇子妃，使仍劉姓，餘三十一人皆賜姓王氏，並改稱定安太后爲黃皇室主，示與漢絕婚。

定安太后雖是莽女，却與乃父性情不同，自從王莽篡位以後，鎮日裏悶坐深宮，愁眉不展，就是莽按時朝會，亦屢次託病，未嘗一赴。莽還道他年方二九，不耐嬌居，所以將他改號，好與擇配，暗思朝中心腹，雖有多人，惟孫建最爲效力，建有子豫，又是個翩翩少年，若與黃皇室主配做夫妻，恰是一對佳耦。當下召入孫建，與他密商，建欣然受命，歸詢子豫，也是喜出望外。得皇后爲妾室，且是現成帝婿，有何不願。於是想出一法，由豫盛飾衣冠，裝束得與子都宋朝相似，帶着醫生，託詞問疾，竟至黃皇室主宮中。宮中侍女，不敢攔阻，將他放入。豫得進謁，黃皇室主說是奉旨探視黃皇室主，大爲驚異，又見他一雙色眼，儘管向自己臉上，瞟將過來，料知來意不佳，慌忙退入內室，傳呼侍女責他擅納外人，親加鞭扑。豫立在外面，聽得內室有鞭扑聲，當然掃興而去，報知王莽。莽始知女兒志在守節，打消前議。誰知此事一傳，偏有一個執袴郎君，詭羨黃皇室主，要想與他做個並頭蓮。這人爲誰，乃是更始將軍甄豐子甄尋。尋素來佻達，專喜漁色，前聞王莽要招孫豫爲婿，不由的因羨生妒，背地含酸。後來豫事無成，尋私心竊幸，還

道是大好姻緣，應該輪着自己身上，死在目前，還想快活。朝夜思想，定下一計，便悄悄的自己去施行。從前尋父甄豐與王舜劉歆等，同佐王莽，不過依莽希榮，尙未欲導莽篡位，至符命諸說，紛然並起，豐等也不得不順風敲鑼，爭言符瑞。莽既據國，嘗遣五威將帥，分使五方，頒示符命四十二篇，籠絡人心，因此符命諸說，充滿天下。且內外官吏，一陳符命，往往封侯，有幾個不願捏造，輒互相嘲戲道：「汝奈何沒有天帝除書？」統睦侯司命陳崇，司命官名，由莽擬造。密白王莽道：「符命可暫用，不可久用，若長此過去，姦人都好借此作福，反致生亂。」莽點首無言，俟崇退出，卽頒出命令，謂非五威將帥所頒，盡屬無稽，應下獄論罪。嗣是符命偽談，漸漸絕口。甄豐本爲大司空，資格名位，不亞王舜劉歆，就是甄尋亦得受封茂德侯，官居侍中，兼京兆大尹。至莽封功臣，依照金匱符命，但拜豐爲更始將軍，使與賣餅兒王盛同列，不但與王舜劉歆等人，相去太遠，甚且也不及弟連甄邯都出豐上，豐父子當然快快。實在由豐素性剛強，平時未免藉突莽前，所以莽有意貶抑，借着符命爲名，把豐貶置下列。豐子尋，垂涎莽女，錯疑莽真信符命，遂從符命上做出文章，先借別事一試，只說新室應當分陝，設立二伯，甄豐可爲右伯，太傅平晏可爲左伯，得周公召公故事。這道符命呈將進去，章得王莽批准，令甄豐爲右伯，使他西出。豐尙未行，尋越覺符命有效，又是一篇進陳內言：「故漢氏平帝后，應爲甄尋妻。」滿望王莽再行准議，好教黃皇室主下嫁過來，做個乘龍嬌客。那知宮中傳出消息，很是不佳，據言：「王莽怒氣勃勃，謂黃皇室主爲天下母，怎得妻尋？」尋纔知弄巧成拙，若再不走，必被逮捕，當下密取金銀，一溜烟似的逃出家門。不到半日，果有許多吏卒，來圍甄第，入捕甄尋。甄豐尙未知尋所犯何罪，及問明情由，也嚇得魂飛天外，急忙自己尋覓，意欲綁子入朝，爲自免計。偏偏四覓無着，又經朝使坐索，迫令交出，一時無法對付，只好拚着老命，服毒自盡。朝使見甄豐已死，又入室搜捕，終不得尋，乃回去覆命。

莽聞尋出，下令通緝，一面窮究黨與，查得國師劉歆子侍中劉棻，棻弟長水校尉劉泳，及歆門人騎都尉可隆，與大司空王邑，弟左關將軍王奇等，統是甄尋好友，一古腦兒掣入獄中，遂加訊問。數人因甄尋在逃，無從對質，

自然極口抵賴，不肯承認。案情懸宕多日，那在逃未獲的甄尋，竟被獲到。尋本跟着一個方士，逃入華山，蟄居多時，想到外面探詢音信，適被偵吏遇着，便將他一把抓住，解入長安。他與劉棻等雖是友善，惟此番想娶故后，假托符命，全是他一人作主，未曾商諸別人，既經到案，却也自作自認，供稱劉棻等不過相識，並未通謀。偏問官有心羅織，嚴刑逼供，沒奈何將劉棻等牽扯在內。劉棻等已被扳入，百喙難辭，遂都連坐罔上不道的罪名，讞成死罪。倒是生死朋友，患難與共。還有劉棻的間業師，係是莽大夫揚雄，莽大夫三字頭銜，樂得敘出。也做了此案的嫌疑犯，竟遭傳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素來口吃，却具才思，平時嘗慕先達司馬相如，每有著述，輒爲摹仿。漢成帝時，由大司馬王音舉薦，待詔宮廷，獻入甘泉河東二賦，得邀成帝特賞，授職爲郎，嗣經哀平兩朝，未獲超遷，平居抑鬱無聊，但借筆墨消遣，著成太玄經及法言。法言是摹擬論語，文尚易解，太玄經摹擬周易，語多難明。獨劉歆借閱一周，嘗語揚雄道：「太玄經詞意深奧，非後生小子所能知，將來恐不免覆瓿呢。」瓿音部，是貯醬小甕。話雖如此，意中却很重雄才，特令子棻拜雄爲師，學習奇字。此時雄得爲莽大夫，方在天祿閣校書，忽聞被劉棻案情牽連，要去聽審。自思年過七十，何苦去受嚴刑，不如一死爲愈，乃即咬定牙齦，竟從閣上躍下，跌了一過半死半活。我說他是條苦肉計。朝吏見他老年投閣，撞得頭青面腫，很覺可憐，慌忙將他扶起，令人看守，自去返報王莽，具述慘狀，且說他並未知情。莽纔令免議，但命將甄尋、劉棻等一併誅死。

更有一種可笑的事情，莽欲仿行虞廷故事，流劉棻至幽州，放甄尋至三危，殛丁隆至羽山，三人已經就戮，却將他屍首載入驛車，輾轉傳致，號爲三凶。此外牽連朝臣，也不下數百人。獨揚雄九死一生，想去趨奉王莽，特著一篇劇奏，美新文，謹敬呈入。時人因此作謠道：「惟寂寞，自投閣，愛清靜，作符命。」爲此一謠，文名鼎鼎的揚子雲，遂致貽譏千古。雄至王莽天鳳五年，方讒病死。小子有詩咏揚雄道：

才高倚馬算文豪，一落塵污便失操。贏得頭銜三字在，千秋筆伐總難逃。

揚雄投閣以後，却有一位鐵中錚錚的老成人，爲漢殉節，亘古流芳，與揚雄大不相同。欲知此人爲誰，待至下回說明。

本回除楔子外，敘入王莽封拜功臣，爰照金匱符命，分授四輔三公四將，連賣餅兒亦得闖入。夫以王莽之狡詐，寧不知金匱之爲偽造，其所以依書封拜者，無非爲欺人計耳。不知欺人實即欺己，以賣餅兒爲將軍，寧能勝任，多見其速亡而已。寧待法令紛更，激成衆怒，而始決莽之必亡耶？莽女爲漢守節，不類乃父，尙有可稱，何物甄尋欲妻故后，其致死也固宜。劉棻、丁隆等人，不免枉死，史家因其同爲逆黨，死不足惜，故不爲辨冤。揚雄甘爲莽大夫投閣不死，反爲美新之文以諂媚之，老而不死是爲賊。區區文名，何足道乎？揭而出之，亦維持廉恥之一端也。

第二回 毀故廟感傷故后 挑外釁激怒外夷

却說前漢哀帝時候，有個光祿大夫龔勝，年高德劭，經明行修，他因王莽擅權，上書乞休，退歸楚地原籍，家食自甘，不問世事。及莽已篡位，意欲羅致老成，特遣五威將帥，齎着羊酒，問候勝家，嗣又召爲講學祭酒，勝一再托疾，不肯應命。莽立夫人王氏爲皇后，即王盛女，見前漢演義。生有四男，長子宇爲了衛姬一案，被莽逼死，衛姬係平帝生母，莽不令入宮，宇謀近衛姬，事洩被殺，亦見前漢演義。次子獲，無故殺奴，亦由莽迫使自殺。三子安，向來荒蕩，爲莽所嫉，因立四子臨爲太子，且爲臨招致師友各四人，一是故大司徒馬宮，令爲師疑，一是故少府宗伯鳳，令爲傅丞，一是博士袁聖，令爲阿輔，一是故京兆尹王嘉，令爲保拂。音拂這便叫做四師。又用故尚書令唐林爲胥附，博士李充爲奔走，諫大夫趙襄爲先後，中郎廉丹爲禦侮，這便叫做四友。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見詩經。非假古立官，故有是名。四師四友以外，還欲添設師友祭酒，因再派吏至楚，使持璽書印綬，徵勝入都。

吏奉莽命，到了楚地，料知勝不願就徵，預先邀同郡守縣吏，及三老諸生，約千餘人，齊集勝門，強爲勸駕，勝自稱病篤，奄臥牀上，首向東方，朝服拖紳，方邀朝使入室，朝使入付羈書，并給印綬，勝當然辭謝，經朝使先勸後迫，定要勝應召入朝，勝喟然歎道：「勝素愚昧，更兼老病侵尋，朝不保暮，若迫令起行，必死途中，轉負新朝，養老盛意，如何是好？」朝使聽了，倒也不敢硬逼，退居郡舍，每閱五日，必與郡守一問起居，且向勝子及勝徒高暉，屢言朝廷厚意，將加侯封，就使病不能行，亦當出居傳舍，示有行意，此事關係子孫，不可錯過等語。暉等頗爲所動，入內白勝，勝作色道：「我受漢家厚恩，愧無以報，今年已老邁，且暮入地，難道尚好出事二姓麼？」說罷，即命二子預備後事，自己絕粒不食，餓至十有四日，氣絕身亡，年終七十九歲。朝使聞得死耗，尙疑勝有詐謀，親與郡守往弔，審視屍體，果已絕氣，方纔慨然辭去。勝家當即開喪，門徒畢集，代爲料理。忽有一老翁策杖前來，徑至靈帷前哭了一場，哭畢又歎惜道：「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嗚呼！龔生竟歿天年，非吾徒也！非吾徒也！」一面說，一面走，揚長自去。確是一奇大衆莫名其妙，也不知他何姓何名，後來到處查問，有人識他是個彭城隱士，年約百歲，姓名不傳，但共號爲彭城老父罷了。

朝使覆報王莽，莽也爲歎歎。未必真情，轉思唐林唐尊紀，遂諸人俱係一時名士，幸已羅置朝端，尙有齊人薛方，著名已久，亦應遣使招徠。乃更命安車駟馬，往迎薛方，方向來使拜謝道：「堯舜在上，且有巢由，今明主方著唐虞盛德，小臣願守箕穎高風，請善爲我辭。」措詞甚妙，使人回覆朝命，備述方言，莽聽他稱頌自己，很覺愜意，遂不復再徵。南郡太守郭欽，兖州刺史蔣翊，常因廉直得名，當王莽居攝時，已皆托病辭職，終身不起。又有沛人陳咸，此非前漢時陳萬年子，曾爲哀帝時尙書，莽殺何武鮑宣，見前漢演義，咸卽驚歎道：「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我亦好從此去了。」當下謝職歸田，莽篡漢後，召爲掌寇大夫，仍稱病不就。咸有三子參、豐、欽，俱已出仕，由咸陸續召歸，杜門不出。平時尙用漢家祖臘，或說他未合時宜，咸勃然道：「我先人怎知王氏臘呢？」遂家居以終。此外還有齊人栗融，北海

人禽慶蘇章山陽人曹竟並以儒生爲吏因莽辭官這都是潔身自好的志士可法可傳比諸莽大夫揚雄原是清濁不同呢歷舉志士維持風節惟孝元皇后死後誄文還是莽大夫揚雄所作語雖寥寥尙將他列入漢家不把那新室父母四字提敍出來曾記得誄語有云

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

相傳孝元皇后王政君初生時曾有奇異母李氏夢月入懷方孕政君所以誄文中說爲太陰之精政君爲元城人元城郭東有五鹿墟就是春秋時代的沙麓地方春秋魯僖公十四年沙麓崩春秋傳作沙鹿晉史卜得爻辭見有陰爲陽雄土火相乘二語嘗歎爲六百四十五年後宜有聖女興起大約應在齊國田氏是一個亡國婦人何有聖女

王氏爲齊王建後裔見前同王賀徙居元城正當沙麓西偏孫女便是王政君爲元帝后經元成哀三朝尙然健在

哀帝時由政君攝政正與魯僖公十四年相隔六百四十五載所以誄文中說爲沙麓之靈揚雄援據故事敍入誄文原爲頌揚元后起見但漢無元后或不致爲王莽所篡是元后實係亡漢罪魁何足稱道不過他見莽篡位也覺悔恨且莽改稱元后爲新室文母與漢絕體越令元后不安莽又毀壞劉氏宗廟連元帝廟亦被拆去獨爲新室文母預造生祠就將元帝廟故殿基址作爲文母簋食堂簋音揮具也建築告成號稱長壽宮特請元后過宴元后至新祠中見元帝廟廢徹塗地不禁驚泣道「這是漢家宗廟當有神靈爲何無端毀去頹壞無餘若使鬼神無知何必設廟倘或有知我乃漢家妃妾怎得妄踞帝堂自陳饋食呢」王莽聽了毫不介意仍請元后入席元后不得已坐下勉強飲了幾杯便即起身告歸私語左右道「此人慢神太甚怎能久叨天祐我看他敗亡不遠哩」語雖近是但試問由何人雜成

莽見元后快快回去料他心懷怨恨不得不格外巴結賣弄殷勤所有一切奉養常親往檢視不使少慢那元后却愈加愁悶鎮日裏不見笑顏漢制令侍中諸官俱著黑貂莽獨使改著黃貂獨元后宫中的侍御仍著黑貂且

不從新莽正朔，每遇漢家臘日，自與左右相對飲酒進食，總算渡過殘年。好容易過了五載，至王莽始建國五年二月，得病告終，享壽八十有四。若早死一二十年，當可少許免咎。莽爲元后持三年服，奉柩出葬渭陵，雖與元帝合墓，中間却用講夾開所建新室文母廟中，歲時致祭，反令元帝配食，設座牀下，這真叫做陰陽倒置，婦可乘夫了。想就是陰爲陽

雄之驗。

惟元后在日，曾云王莽不得久安，莽總道是老嫗恨語。那知元后歿時，已經內外變起，岌岌不寧。先是莽遣五威將帥王駿、率同右帥陳饒等，北撫匈奴，使單于交出漢璽，改換新朝圖印，鑄文爲新匈奴單于章。匈奴烏珠留者，提單于，即護知牙斯。問明情由，纔知漢朝絕統，另易新皇，却也沒甚話說，就將圖印換訖。陳饒恐單于變計，再求故印，即將原印用斧劈毀。到了次日，果由單于遣人持印，出語王駿道：「我聞漢朝制度，凡諸侯王以下印綬，纔稱爲章。我雖受漢冊封，原是稱璽，今易去璽字，又加新字，是與中國臣下毫無分別了！我不願受新章，仍須還找舊印爲是。」陳饒聞言，將原印取示，已經分作數片，且與語及新朝體制，與漢不同。番使返白單于，單于知已受欺，待至莽將南歸，便即勒兵朔方，伺隙入寇。

警報到了長安，莽正欲耀武塞外，特改號匈奴單于爲降奴服于。莽生平無甚奇巧，不過善改名目。簡派立國將軍孫建等，募兵三十萬人，約期大舉，進擊匈奴。且分匈奴國土爲十五部，飭立前單于呼韓邪子孫十五人，同爲單于。呼韓邪子孫，散處朔漠，各有職使，那個肯來應命？莽乃再遣中郎將蘭苞，副校尉戴級，率兵萬人，多齎金帛出塞，招誘呼韓邪諸子，前來聽封。匈奴右犁汗王咸，居近中國，聞有金帛相贈，不免心動，因率子助登二人，來會蘭苞戴級。蘭戴即傳述莽命，拜咸爲孝單于，賜給黃金千斤，雜繒千匹，助爲順單于，賜給黃金五百斤。咸受金後，便欲挈子同歸，不意蘭苞級，將他二子截留，只准咸一人歸庭，咸快快自去。蘭苞戴級，遂把助登傳送長安，王莽大喜，封苞爲宜威公，拜虎牙將軍，祕爲揚威公，拜虎賁將軍。事爲烏珠留單于所聞，頓時大怒道：「先單于受漢宣帝恩，原不可負，